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陶庵夢憶 第二卷

孔廟楹 己巳至曲阜，謁孔廟，買門者門以入。宮牆上有樓聳出，匾曰「梁山伯祝英臺讀書處」，駭異之。進儀門，看孔子手植楹，楹歷周、秦、漢、晉幾千年，至晉懷帝永嘉三年而枯。枯三百有九年，子孫守之不毀，至隋恭帝義寧元年復生，生五〇一年，至唐高宗乾封三年再枯。枯三百七〇有四年，至宋仁宗康定元年再榮。至金宣宗貞祐三年罹於兵火，枝葉俱焚，僅存其幹，高二丈有奇。後八〇一年，元世祖三〇一年再發。至洪武二〇二年己巳，發數枝，蓊鬱；後〇餘年又落。摩其幹，滑澤堅潤，紋皆左紐，扣之作金石聲。孔氏子孫恆視其榮枯以占世運焉。

再進一大亭，臥一碑，書「杏壇」二字，党英筆也。亭界一橋，洙、泗水匯此。過橋，入大殿，殿壯麗，宣聖及四配、〇哲俱塑像冕旒。案上列銅鼎三、一犧、一象、一辟邪，款制遒古，渾身翡翠，以釘釘案上。階下豎歷代帝王碑記，獨元碑高大，用風磨銅鼎屬，高丈餘。左殿三楹，規模略小，為孔氏家廟。東西兩壁，用小木匾書歷代帝王祭文。西壁之隅，高皇帝殿焉。廟中凡明朝封號，俱置不用，總以見其大也。孔家人曰：「天下只三家人家：我家與江西張、鳳陽朱而已。江西張，道士氣；鳳陽朱，暴發人家，小家氣。」

孔林

曲阜出北門五里許，為孔林。紫金城城之，門以樓，樓上見小山一點正對東南者，嶧山也。折而西，有石虎、石羊三四，在榛莽中。過一橋，二水匯，泗水也。享殿後有子貢手植楷。楷大小千餘本，魯人取為材、為棋枰。享殿正對伯魚墓，聖人葬其子得中氣。由伯魚墓折而右，為宣聖墓。去數丈，案一小山，小山之南為子思墓。數百武之內，父、子、孫三墓在焉。譙周云：「孔子死後，魯人就塚次而居者百有餘家，曰『孔里』。」《孔叢子》曰：「夫子墓塋方一里，在魯城北六里泗水上。」諸孔氏封五〇餘所，人名昭穆，不可復識。有碑銘三，獸碣俱在。《皇覽》曰：「弟子各以四方奇木來植，故多異樹不能名，一里之中未嘗產棘木、荊草。」紫金城外，環而墓者數千家。三千二百餘年，子孫列葬不他徙，從古帝王所不能比隆也。

宣聖墓右，有小屋三間，匾曰「子貢廬墓處」。蓋自兗州至曲阜道上，時官以木坊表識，有曰「齊人歸謹處」，有曰「子在川上處」，尚有義理；至泰山頂上，乃勒石曰「孔子小天下處」，則不覺失笑矣。

燕子磯

燕子磯，余三過之。水勢湍急，舟人至此，捷猝抒取，鉤挽鐵纜，蟻附而上。篷窗中見石骨稜層，撐拒水際，不喜而怖，不識岸上有如許境界。戊寅到京後，同呂吉士出觀音門遊燕子磯，方曉佛地仙都，當面蹉過之矣。登關王殿，吳頭楚尾，是侯用武之地，靈爽赫赫，鬚眉戟起。

緣山走磯上，坐亭子，看江水激洑，舟下如箭。折而南，走觀音閣，度索上之。閣旁僧院有峭壁千尋，砢礪如鐵；大楓數株，蒼以他樹，森森冷綠；小樓癡對，便可〇年面壁。今僧寮佛閣，故故背之，其心何忍？是年，余歸浙，閔老子、王月生送至磯，飲石壁下。

魯藩煙火

兗州魯藩煙火妙天下。煙火必張燈，魯藩之燈，燈其殿、燈其壁、燈其楹柱、燈其屏、燈其座、燈其宮扇傘蓋。諸王公子、宮娥僚屬、隊舞樂工，盡收為燈中景物。及放煙火，燈中景物又收為煙火中景物。天下之看燈者，看燈燈外；看煙火者，看煙火煙火外。未有身入燈中、光中、影中、煙中、火中，閃爍變幻，不知其為王宮內之煙火，亦不知其為煙火內之王宮也。

殿前搭木架數層，上放「黃蜂出窠」、「撒花蓋頂」、「天花噴礮」。四旁珍珠簾八架，架高二丈許，每一簾嵌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禮、義、廉、恥一大字。每字高丈許，晶映高明。下以五色火漆塑獅、象、橐駝之屬百餘頭，上騎百蠻，手中持象牙、犀角、珊瑚、玉斗諸器，器中實「千丈菊」、「千丈梨」諸火器。獸足躡以車輪，腹內藏人，旋轉其下。百蠻手中瓶花徐發，雁雁行行，且陣且走。移時，百獸口出火，尻亦出火，縱橫踐踏。端門內外，煙燄蔽天，月不得明，露不得下。看者耳目攫奪，屢欲狂易，恆內手持之。

昔者有一蘇州人，自誇其州中燈事之盛，曰：「蘇州此時有煙火亦無處放，放亦不得上。」眾曰：「何也？」曰：「此時天上被煙火擠住，無空隙處耳！」人笑其誕。於魯府觀之，殆不誣也。

朱雲喙女戲

朱雲喙教女戲，非教戲也。未教戲，先教琴，先教琵琶，先教提琴、弦子、簫管，鼓吹歌舞，借戲為之，其實不專為戲也。郭汾陽、楊越公、王司徒女樂，當日未必有此。絲竹錯雜，檀板清謳，入妙喉理，唱完以曲白終之，反覺多事矣。西施歌舞，對舞者五人，長袖緩帶，繞身若環，曾撫摩地，扶旋猗那，弱如秋葉。女官內侍，執扇葆璇蓋、金蓮寶炬、紈扇宮燈二〇餘人，光燄熒煌，錦繡紛疊，見者錯愕。雲老好勝，遇得意處，輒眄目視客；得一讚語，輒走戲房，與諸姬道之，佹出佹入，頗極勞頓。

且聞雲老多疑忌，諸姬曲房密戶，重重封鎖，夜猶躬自巡歷，諸姬心憎之。有當御者，輒遁去，互相藏閃，只在曲房，無可覓處，必叱咤而罷。殷殷防護，日夜為勞，是無知老賤自討苦吃者也，堪為老年好色之戒。

紹興琴派

丙辰，學琴於王侶鵝。紹興存王明泉派者推侶鵝，學《漁樵問答》、《列子御風》、《碧玉調》、《水龍吟》、《搗衣環珮聲》等曲。戊午，學琴於王本吾，半年得二〇餘曲：《雁落平沙》、《山居吟》、《靜觀吟》、《清夜坐鐘》、《烏夜詠》、《漢宮秋》、《高山流水》、《梅花弄》、《淳化引》、《滄江夜雨》、《莊周夢》，又《胡笳〇八拍》、《普庵咒》等小曲〇餘種。王本吾指法圓靜，微帶油腔。余得其法，練熟還生，以澀勒出之，遂稱合作。同學者范與蘭、尹爾韜、何紫翔、王士美、燕客、平子。與蘭、士美、燕客、平子俱不成，紫翔得本吾之八九而微嫩，爾韜得本吾之八九而微迂。余曾與本吾、紫翔、爾韜取琴四張彈之，如出一手，聽者駭服。後本吾而來越者有張慎行、何明臺，結實有餘而蕭散不足，無出本吾上者。

花石綱遺石

越中無佳石。董文簡齋中一石，磊塊正骨，窵窵數孔，疏爽明易，不作靈譎波詭，朱勳花石綱所遺，陸放翁家物也。文簡暨之庭除，石後種別牙松一株，辟咄負劍，與石意相得。文簡軒其北，名「獨石軒」，石之軒獨之無異也。石實先生讀書其中，勒銘誌之。大江以南花石綱遺石，以吳門徐清之家一石為石祖。石高丈五，朱勳移舟中，石盤沉太湖底，覓不得，遂不果行。後歸烏程董氏，載至中流，船復覆。董氏破資募善入水者取之，先得其盤，詫異之；又休水取石，石亦旋起，時人比之延津劍焉。後數〇年，遂為徐氏有。再傳至清之，以三百金豎之。石連底高二丈許，變幻百出，無可名狀，大約如吳無奇遊黃山，見一怪石輒瞋目叫曰：「豈有此理！豈有此理！」

焦山

仲叔守瓜州，余借住于園，無事輒登金山寺。風月清爽，二鼓，猶上妙高臺，長江之險，遂同溝瀆。

一日，放舟焦山，山更紆譎可喜。江曲過山下，水望澄明，淵無潛甲。海豬、海馬，投飯起食，馴擾若豢魚。看水晶殿，尋瘞鶴銘，山無人雜，靜若太古。回首瓜州煙火城中，真如隔世。飯飽睡足，新浴而出，走拜焦處士祠。見其軒冕黼黻，夫人列坐，陪臣四，女官四，羽葆雲罕，儼然王者。蓋土人奉為土穀，以王禮祀之，是猶以杜〇媿配伍髭鬚，千古不能正其非也。處士有靈，不知走向何所？

表勝庵

爐峰石屋，為一金和尚結茆守土之地，後住錫柯橋融光寺。大父造表勝庵成，迎和尚還山住持。命余作啟，啟曰：

「伏以叢林表勝，慚給孤之大地布金；天瓦安禪，冀寶掌自五天飛錫。重來石塔，戒長老特為東坡；懸契松枝，萬回師卻達西向。去無作相，住亦隨緣。伏惟九里山之精藍，實是一金師之初地。偶聽柯亭之竹簫，留滯人間；久虛石屋之煙霞，應超塵外。譬之孤天之鶴，尚眷舊枝；想彼彌空之雲，亦歸故岫。況茲勝域，宜兆異人。了住山之夙因，立開堂之新範。護門容虎，洗鉢歸龍。茗得先春，仍是寒泉風味；香來破臘，依然茅屋梅花。半月巖似與人猜，請大師試為標指；一片石正堪對語，聽生公說到點頭。敬藉山靈，願同石隱。倘靜念結遠公之社，定不攢眉；若居心如康樂之流，自難開口。立返山中之駕，看回湖上之船，仰望慈悲，俯從大眾。」

梅花書屋

陔萼樓後老屋傾圮，余築基四尺，造書屋一大間。旁廣耳室如紗幮，設臥榻。前後空地，後牆壇其趾，西瓜瓢大牡丹三株，花出牆上，歲滿三百餘朵。壇前西府二樹，花時，積三尺香雪。前四壁稍高，對面砌石臺，插太湖石數峰。西溪梅骨古勁，滇茶數莖媚媚。其旁梅根種西番蓮，纏繞如纓絡。窗外竹棚，密寶裹蓋之。階下翠草深三尺，秋海棠疏疏雜入。前後明窗，寶囊西府，漸作綠暗。

余坐臥其中，非高流佳客，不得輒入。慕倪迂「清閨」，又以「雲林秘閣」名之。

不二齋

不二齋，高梧三丈，翠樾千重，牆西稍空，臘梅補之，但有綠天，暑氣不到。後窗牆高於檻，方竹數竿，瀟瀟灑灑，鄭子昭「滿耳秋聲」橫披一幅。天光下射，望空視之，晶沁如玻璃、雲母，坐者恆在清涼世界。圖書四壁，充棟連牀；鼎彝尊壘，不移而具。余於左設石牀竹几，帷之紗幕，以障蚊虻；綠暗侵紗，照面成碧。

夏日，建蘭、茉莉薺澤浸人，沁入衣裾。重陽前後，移菊北窗下，菊盆五層，高下列之，顏色空明，天光晶映，如沉秋水。冬則梧葉落，蠟梅開，暖日曬窗，紅爐氤氳。以崑山石種水仙，列階趾。春時，四壁下皆山蘭，檻前芍藥半畝，多有異本。

余解衣盤礴，寒暑未嘗輕出，思之如在隔世。

砂罐錫注

宜興罐，以龔春為上，時大彬次之，陳用卿又次之。錫注，以王元吉為上，歸懋德次之。夫砂罐砂也，錫注錫也，器方脫手，而一罐一注價五六金，則是砂與錫與價，其輕重正相等焉，豈非怪事！然一砂罐、一錫注，直躋之商彝、周鼎之列而毫無慚色，則是其品地也。

沈梅岡

沈梅岡先生忤相嵩，在獄□八年。讀書之暇，旁攻匠藝，無斧鋸，以片鐵日夕磨之，遂銛利。得香楠尺許，琢為文具一、大匣三、小匣七、壁鎖二；棕竹數片，為簾一，為骨□八。以筍、以縫、以鍵，堅密肉好，巧匠謝不能事。夫人勾先文恭志公墓，持以為贄，文恭拜受之，銘其匣曰：「□九年中郎節，□八年給諫節，節邪匪邪同一轍。」銘其簾曰：「塞外氈，饑可淪；獄中簾，塵莫干。前蘇後沈名班班。」梅岡製，文恭銘，徐文長書，張應堯鐫，人稱四絕，余珍藏之。

又聞其以粥煉土凡數年，範為銅鼓者二，聲聞里許，勝暹羅銅。

嶠嶼山房

嶠嶼山房，逼山、逼溪、逼弢光路，故無徑不樑，無屋不閣。門外蒼松傲睨，葦以雜木，冷綠萬頃，人面俱失。石橋底磴，可坐□人。寺僧剝竹引泉，橋下交牙牙，皆為竹節。

天啟甲子，余鍵戶其中者七閱月，耳飽溪聲，目飽清樾。山上下多西粟、邊筍，甘芳無比。鄰人以山房為市，蔬果、羽族日致之，而獨無魚。乃瀦溪為壑，繫巨魚數□頭，有客至，輒取魚給鮮。日晡，必步冷泉亭、包圍、飛來峰。一日，緣溪走看佛像，口口罵楊髡。見一波斯坐龍象，蠻女四五獻花果，皆裸形，勒石誌之，乃真伽像也。余椎落其首，並碎諸蠻女，置溺溲處以報之。寺僧以余為椎佛也，咄咄作怪事，及知為楊髡，皆歡喜讚歎。

三世藏書

余家三世積書三萬餘卷。大父詔余曰：「諸孫中惟爾好書，爾要看者，隨意攜去。」余簡太僕、文恭大父丹鉛所及有手澤者存焉，彙以請，大父喜，命舁去，約二千餘卷。天啟乙丑，大父去世，余適往武林，父叔及諸弟、門客、匠指、臧獲、巢婢輩亂取之，三代遺書一日盡失。余自垂髫聚書四□年，不下三萬卷。乙酉避兵入剡，略攜數籠隨行，而所存者，為方兵所據，日裂以吹煙，並舁至江干，籍甲內擋箭彈，四□年所積，亦一日盡失。此吾家書運，亦復誰尤！

余因歎古今藏書之富，無過隋、唐。隋嘉則殿分三品，有紅琉璃、紺琉璃、漆軸之異。殿垂錦幔，繞刻飛仙。帝幸書室，踐暗機，則飛仙收幔而上，樹扉自啟；帝出，閉如初。隋之書計三□七萬卷。唐遷內庫書於東宮麗正殿，置修文、著作兩院學士，得通籍出入。太府月給蜀都麻紙五千番，季給上谷墨三百三□六丸，歲給河間、景城、清河、博平四郡兔千五百皮為筆，以甲、乙、丙、丁為次。唐之書計二□萬八千卷。我明中秘書不可勝計，即《永樂大典》一書，亦堆積數庫焉。余書直九牛一毛耳，何足數哉！